皕宋樓藏書志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子部

醫家類五

新刊圖解素問要旨論八卷　元刊元印本

金劉守眞撰　馬宗素重編

天地之道生一氣而判淸濁而輕者上升爲天濁者重而下降爲地天爲陽地爲陰乃爲二儀陰陽之氣各分三品多寡不同故有三陰三陽之六氣然天非純陽而亦有三陰地非純陰而

亦有三陽故天地各有三陰三陽總之以十二矣然天之陰陽者寒暑燥溼風火也地之陰陽者木火土金水也金火不同其運是故五行彰矣然天地氣運升降不以陰陽相感化生萬物矣其在天則氣結成象以爲日月星辰也在地則氣化爲形以生人爲萬物也然人爲萬物之靈也非天垂象而莫能測矣其我機理歸自然也其非聖意而宣悟玄元之理故有祖聖伏羲占天望氣及視龍馬靈龜察其形象而審解元機無不符其天理乃以始爲文字畫卦造六甲

歷紀命曰太始天元冊文埀示之於後人也以詔神農昭明其道乃始令人食穀以嘗百藥而制本草矣然後黃帝命其歧伯及鬼臾區以發明太古靈文宣陳造化之理論其疾苦以著內經焉凡此三皇三經命曰三墳通爲教之本始爲萬法宗源誠爲天之候也若論愈病疾濟苦保全防危非斯聖典則安得致之矣然經之所論元機奧妙旨趣幽深習者卒無所悟而悟得其意者鮮矣宗素愚昧輒考聖經撮其樞要積而歲久集就斯文以分三卷敘爲九篇勒成一

部乃號內經運氣要旨論爾乃以設圖彰奧緯貫紀偶襲句註辭而敷其言意或可類推者以例彷適例成而陳精粹之文詁訓難明者詁訓者難明兼義釋字音以附之于後雖言詞鄙陋所采從俗而庶覽者易為悟古聖之妙道矣河間劉守眞護序（案此序訛奪元本如此．無別本可校）

今求到河間劉守眞先生親傳的本仍請明醫之士精加校定中間並無訛舛重加編類鼎新綉木以廣其傳好生君子書賬如月必有賞音

謹咨

昔三皇設教上帝垂慈愍羣生有困篤之疾救
黎庶有夭殤之厄遂談運氣說太始之冊文開
榮醫鑑彰太素之妙門先聖既遺軌範素問靈
樞二經共爲一十八卷其理奧妙披會難明今
有劉守眞先生者曾遇陳先生服仙酒醉覺得
悟素問之機如越人遇長桑君飲上泉水腸腹
觀病之說也然先生談元病式一卷宣明論五
卷要旨論三卷共原病式者明病機本說六氣
病源宣明論者精要醫方五運六氣用藥古往
及今淵奧妙旨莫越於此也要旨論者素問醫

徵天地大紀人身通應變化殊途其理簡易其趣深幽惟此經釋爲龜鏡者也然九篇三卷者猶後之學者尚難明矣宗素自幼習醫術酷好素問內經玉冊靈文以師事先生門下粗得其意趣釋要旨論九篇分作九卷入式運氣載設圖輪開明五運六氣主客勝復太過不及淫邪反正逆釋天元玉冊金櫃靈文素問靈樞撮其隱奧逆氣之旨也主藥當其歲味當其氣性用燥淨力化淺深四時主用制勝扶弱客主須安一氣失所條逆更作藏府淫并危敗消亡君臣

佐使明病標本安危盛衰若不知年之所加氣之盛衰不可以爲攻矣若不推其素問曉達元機天地有運氣之升沉人身有氣血之流轉周天度數榮衛循環通應人身晝夜不息素問者五太之名也太者大之極也素者形質潔白非華綺之問也素問者問答形質之始也形質具而痾瘵由是萌生然啟玄子詮註朱書其文間其理隱奧習之者濫觴其說遺而不解者實其多矣今將太古靈文迺素問之闕鑰也究其源流發明解惑耳　後之學者識天地之大紀變

化之殊途妙哉太素視如深淵如迎浮雲莫窮其涯際玄通隱奧不可測量若非劉氏孰可發明用釋元機敬資郡告平陽洪洞馬宗素謹序

案此元刊元印本每半葉十五行每行二十四字小黑口凡九篇曰彰釋元機第一五行司化第二六化變用第三抑沸鬱發第四玄相勝後第五六步氣候第六通明形氣第七法明標本第八守正防危第九各家書目罕見著錄 四庫亦未收醫書中祕笈也有王唯漸氏楊賢元季印記等印

新刊河間劉守眞傷寒直格三卷後集一卷續集一卷張子和心鏡一卷 元刊本

金劉守眞撰臨川葛雍仲穆編校後集瑞泉野叟錙洪輯編臨川𦸈盞山樵葛雍校正續集平陽馬宗素撰述臨川葛雍校正心鏡門人鏡陽常惠仲明編

按續集後有癸丑歲仲冬陳氏刊八字心鏡後有心鏡全集隨此印行八字

無名氏序曰習醫要用直格迺河間高尚先生劉守眞所述也守眞深明素問造化陰陽之理

北嘗語予曰傷寒謂之大病者死生在六七月之間經曰人之傷於寒也則爲病熱古今亦通謂之傷寒熱病前三日太陽陽明少陽受之熱壯於表汗之則愈後三日太陰少陰厥陰受之熱傳於裏下之則痊六經傳受自淺至深皆是熱證非有陰寒之病古聖訓陰陽爲表裏惟仲景深得其旨厥後朱肱奉議作活人書尚失仲景本意將陰陽字釋作寒熱此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而中間誤罹横夭者蓋不少焉不可不知也予語守眞曰先生之論如此何不闢此說以

暴耀當世以革醫流之弊反忍而無言何耶守眞曰世之所集各異人情喜溫而惡寒恐論者不詳反生疑謗又曰欲編書十卷尚未能就故弗克耳今太原書坊劉生鋟梓以廣其傳深有益於世如夜行冥冥迷不知徑忽遇明燈巨火正路昭然若有執迷而不知信行者固不足言而聰明博雅君子能於此書原始反終研精覃思則其所得又何待予之喋喋也

臨川葛雍校正建安虞氏刊行

傷寒方論自漢長沙張仲景之後惟前金河間

劉守眞深究厥旨著爲傷寒直格一書誠有益于世今求到江北善本迺臨川葛仲穆編校敬刻梓行嘉與天下衞生君子共之歲次癸丑仲冬　仙陳氏書堂刊

黃氏手跋曰此元本傷寒直格余得諸臬署前書坊玉照堂初攜歸時因家有藏本此最後所失可抄補以成完書故兼道之及取對舊藏乃知此爲元時覆本而余所藏中卷卻缺二葉得此始補全益信重本之不可不置也如此丙子秋分後一日宋廛一翁

案此元刊本每葉二十六行每行二十四字前
集賢醫要用直格後集傷寒心要續集傷寒醫
鑒心鏡

太醫張子和先生儒門事親三卷直言治病百法二
卷十形三療三卷撮要圖一卷附扁華訣病機論三
法六門方一卷世傳神效名方一卷治法雜論一卷
金刊本

宋張從正撰

黃氏手跋曰去秋有書估自禾中歸携得醫家
書一部皆太醫張子和先生著述其一種曰儒

門事親三卷（爲卷一二三今分三冊）其一曰直言治病百法二卷（爲卷四五今合一冊）其一曰十形三療三卷（爲卷六七八附雜記今分二冊）其一曰撮要圖一卷（爲卷九）其一曰三法六門方一卷（爲卷十今合一冊）其一曰世傳神效名方一卷（爲卷十一今成一冊）其一曰治法雜論一卷（爲卷十二附劉河間先生三消論今成一冊）三版刻既不精緻裝潢亦復破損旁觀者嗤余之展翫不已而問估人之索直後與物主議易成而向之嗤余者即余必欲得之故余遂以此書係金人著述其版刻亦出金源且向稱是書總名之曰儒門事親十五卷唯

此各標目錄逐種分析始悉載人之書自有眞面目在非可以儒門事親概之也因憶潛研老人元史藝文志有補金藝文者于類醫方云張從正汗下吐法有六門三法之目治病撮要一卷傷寒心鏡一卷祕錄奇方二卷儒門事親十五卷張氏經驗方二卷直言治病百法二卷十形三療三卷附雜記一卷取證目驗金刻張從正之書多所脫合唯儒門事親十五卷尙襲傳訛之多耳幸有原書可正其誤也書之可貴者在此後取嘉靖刊本對勘郊何有扁鵲華佗察聲色定死生

訣要病机兩門此偶失之忽憶舊藏醫家圖說一冊周香巖以爲張從正儒門事親殘本內有所云扁華訣病机者必此是矣急取證之果是新收本所鈌者版刻行欵多同唯四圍雙線筆畫較精緻向毛汲古以爲宋板醫家圖說諒重刊于宋而不及初刊于金之古拙抑此刊在後印又在後故不如彼之工皆未暇深論第預蓄此一種以待今日之補全則余之書福何其大耶遂不惜命工重裝費倍所獲之直亦弗計也已裝成爲嘉慶丙子中春越日展觀是爲上巳

前二日蕘翁識

又曰此宋刻醫家書零種不知其何總名茲所存者每葉板心俱可辨識曰撮要者一葉至四葉曰撮要圖者五葉至八葉爲一種曰五泄者一葉曰五泄圖者二葉曰五泄論者三葉至四葉爲一種曰病机者一葉至四葉爲一種曰扁華訣者一葉至五葉爲一種雖所存不過二十一葉而命名有四種亦足以備醫家采釋矣卷中有毛子晉圖書知爲汲古舊藏偶檢其秘本書目有宋板醫家圖説一本其即此歟爰重裝

之以藏諸讀未見書齋嘉慶冬十一月十八日
雨牕黃丕烈識
又曰後爲周漪塘先生借去還書之日爲題其籤曰張從正儒門事親中殘本則此冊固有全本矣丙子中春重裝附於金刻原書之後內扁華訣病机二種可用補金本所缺其撮要云云存其重複可耳蕘翁又識
儀顧堂集有跋

新刊惠氏御藥院方二十四卷 元至元刊本 張月霄舊藏

元御藥院編集

聖朝以三代相生養之道域民於仁壽惟血氣
之屬不能無病又立醫師掌醫之政令如周制
而加詳焉醫之術固深大槩已效之方爲前人
所寶藏者尤爲難得太醫提點榮祿許公覽二
三僚友取御藥院王寅所刊方書板正其訛補
其缺求其遺亡而附益之將宏肆流傳俾人人
如在良醫左右余嘉其用心從而敘述之自仲
景傷寒論論證處方之後後世以方爲書者無
慮數百家至御藥院號稱大備益裒集諸家之
善而增損持擇雖湯液齊和昭然無纖芥畸件

殆與黃帝內外經扁鵲八十一難相表裏其功用豈淺淺哉雲起太山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格物君子請以是觀之至元丁卯八月九日翰林直學士河東高鳴序

張氏金吾曰案太醫一官歷代分隸門下殿中諸省及太常寺宣徽院元始別爲一署無所隸屬又別置御藥院掌受各路進獻藥品修造湯煎等事高鳴序曰提點太醫榮祿許公暨二三僚友取御藥院壬寅所刊方書校正其訛補其闕求其遺亡而附益之壬寅爲蒙古太宗皇后

尼瑪察氏稱制三年宋理宗淳祐二年也越二十五年至元丁卯而許公為之增補重刊泰和五年御直馮元童二方卷五檳榔圓下注泰和五年御直馮元童傳奉聖旨降到檳榔丸方一道便交合者卷七半夏利膈圓下注崇慶元年改作檳榔利膈圓卷九兩炒圓下注大安三年本院劉仲珏改用姜湯送下卷十酸棗仁煎下注興定五年權直長張古以藥稠難濾添酒半升卷十六載明昌貞祐間醫驗二事若是則此書益金源舊本而遞有增益者盧伯生承天仁

惠局藥方序稱採取和劑局方御藥院方與致君產育寶慶方序稱摭取御藥院雜病方是此書在元代流布必廣有明以來傳本漸稀故自文淵閣書目外儲藏家絕無著錄者此本尚是至元舊槧首尾完善洵醫書中不易覯之祕籍也

海藏老人陰證畧例一卷　舊抄本

元王好古撰

麻革序

自序

業已刻入十萬卷樓叢書讀書敏求記著于錄
杜思敬拔萃方所收乃摘本此則足本也

衛生寶鑑二十四卷補遺一卷 明永樂刊本

元羅天益撰

太醫羅先生學於東垣李君源流於易水張君其道大行惟夫二君之傳久而泯沒也集錄登次而刻之梓者非一編矣暇日攜成書四帙見示而曰且將板行一序毋吝繙而閱之曰藥誤永鑑者知前車之覆恐後人蹈之也曰名方類集者古今之方擇之已精詳而錄之使後人有

所據依也曰藥類法象者氣味厚薄各有所用證治增損欲後人信之也曰醫驗紀述者遇如是病用如是藥獲如是效使後人慎之也大抵皆仁者之用心抑論之天下之事辨之不明固有似是而非利於此而害於彼者況醫之爲道陰陽虛實千狀萬態神聖工功存乎其人合四者而一之名曰衛生寶鑑夫鑑之本明其應物也無心乎妍醜而妍媸莫能揜得是書者誠能習而讀之玩而味之了然於心而無疑一旦臨用如鑑之虛明物來而應若妍若醜無纖毫之

差其用豈不博哉不然未用時置之高閣倉卒閒但備檢閱殆有辨之不明似是而非其所失不啻霄壤詩云伐柯伐柯其執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殆非先生垂示後人之意也至元辛巳冬至日鄭城硯堅題于卷首

夫醫與造化參學之精者爲難至著書垂訓冀後世必然之用者爲尤難羅君謙甫東垣先生之高弟嘗謂予言初受節席下東垣先生曰汝將爲爲人之學歟聞道之士乎請曰愚雖不敏幸蒙先生與敎理之深指乃所願也故十數年

間雖祁寒盛暑親炙不少輒眞積力久盡傳其私淑不傳之妙大抵人之疾疢不外乎陰陽變徵我能參兩間會一身推窮其所受根源方爲可爾用是以所得日用之間如敵在目中然後審藥爲攻未嘗不如吾之所必取也因集爲一書題曰衞生寶鑑曰辨誤者證世之差謬明其理之所自也曰擇方者別夫藥之精粗寒暑以酌其疾證之宜否也曰紀驗者述其已之治療與彼之深淺見其功效之實也僕平昔所得者如是吾子其爲我序之余聞醫之爲學古聖賢

致知格物之一端也軒岐以來難素靈樞等書累千萬言自非以醫爲任者孰克而究之若羅君者可謂以醫爲任而究其理之所自歟昔丁彥伯醫聲既著列三四竈煮藥於庭老幼塞門來請彥伯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氣者各飲此初不計其酬謝今羅君亦以道心濟物復能著書垂後冀必然之用其仁心普濟當以彥伯同流其誰曰不然故樂爲題其端云至元癸未淸明日中議大夫治書侍御史汲郡王惲序

天益上東垣先生啟曰切以射不師於后羿豈

能成蹕日之功匠非習於公輸未易登連雲之構惟此醫藥之大關乎性命之深若非擇善以從之焉得過人之遠矣茲者復遇先生聰明夙賦穎悟生資言天者必有驗於人論病者則以及於國驅馳藥物如孫吳之用兵條派病源若神禹之行水是以問病而證莫不識投藥而疾靡不瘳有元化滌胃之神功得盧扁起人之手段猶且謙以接物莫不忠於教人

幼承父訓俾志學於詩書長值危時遂苟生於方技然以才非卓犖性實顓

蒙恐貽人之譏常切求師之志幸接大人之餘論始悉童子以何知即欲執服弟子之勞親炙先生之教朝思夕誦日就月將其柰千里子身一家數口內生涯之逼外爲官長之拘不得免焉是以難也今乃謹修薄禮仰瀆尊顏伏望憐鄙夫之問爲之竭焉見互鄉之童與其進也使得常常之見得開昧昧之思若味親稽首之餘是賜獲北山之重過此以往未知所裁謹啟

胡廣序永樂十五年

楊槃序同上

金玏孜序　叶用文序同上

韓爽重刊跋同上

無名氏補遺序曰羅謙甫先生衛生寶鑑一書分門別類纖悉具備惟治傷寒之法雖紀述一二而不全錄蓋以其一門理趣幽深未易殫舉況其元機妙旨已備於仲景以下歷代名醫書中先生之意欲使司醫者究心尋繹庶得其奧今猶恐遐方僻壤臨病倉卒醫者欲求全書檢閱豈可得乎故粗述仲景諸公治內傷外感經

驗方幷中暑方附刊卷末名曰補遺庶免鹵莽滅裂之譏妄投匕劑誤傷於人耳若欲究其極致則仲景治外感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東垣治內傷初中末三法及歷代名醫方論具有全書誠能刻意推求以施治療而全人生亦仁者之用心也茲不能盡述云

張氏金吾曰天益字謙甫藁城人謙甫受業東垣蓋升其堂而入其室者是書採摭李氏精研之論益以諸家之說而以己意檃括之實爲醫家至要之書卷一至三曰藥誤永鑑卷四至二

十日名方類集卷二十一曰藥類法象卷二十
二至二十四曰醫驗紀述後附補遺一卷述外
感傷寒等證題韓夷重刊時增拌者文淵閣書
目焦氏經籍志傳是樓書目俱著錄

瑞竹堂經驗方十五卷 東洋刊本

元竹堂先生薩謙齋經驗編集明古杭瑞南道
人高濂深甫校刻

王都中序

人有恒言看方三年無病可治治病三年無藥
可療斯言何謂也謂病之有方不難而方之有

驗爲難也盱江郡侯歷仕風憲民社愛人一念
隨寓而見有仁心有仁聞人之被其惠澤者奚
翅百千萬而蒞官餘暇猶注意於醫藥方書之
事每思究病之所由起審藥之所宜用或王公
貴人之家或隱逸高人之手所授異方率和劑
三因易簡等書之所未載遇有得必謹藏之遇
有疾必謹試之屢試屢驗積久彌富守盱之日
進一二醫流相與訂正題曰瑞竹堂經驗方爰
鋟諸木以博其施一皆愛人之仁所寓也既仁
之以善政復仁之以善藥敢有能如侯之仁者

哉噫世之醫方甚繁用之輒効者盡鮮今之所輯悉已經驗則非其他方書所可同也侯名薩德彌實瑞竹堂者往時侯插竹爲樊竹再生根遂生枝葉人以爲瑞而侯以扁其堂云臨川吳澄幼清序

瑞竹堂經驗方五卷 文淵閣傳抄本

案 四庫所收從大典錄出此則原本也

元沙圖穆蘇撰

王都中序

傷寒紀玄妙用集十卷舊抄本

元御診太醫宣授成全郎上都惠民司提點尙

從善編次

天以六氣御萬物人生其間風土不齊貴賤異

養擭全其生者蓋鮮粤自軒后岐伯藏厥理後

世醫師推考究驗傳書滀衍非研精博學靡造

極致張長沙指經絡分表裏王叔和辨陰陽候

消息學醫之士始領其會成無己註述章句以

明仲景之旨朱奉議設爲問荅以發長沙之蘊

分析異同纎悉備具或猶疑其處方未盡難矣

哉大名尙仲良獨取四家之長旁採諸書之奥

通曉傳變之繇分辨汗下之理昭然可考有助於醫學不淺予嘗論後世諸方立方文繁而理遂晦醫家於文宜無用而時習所尊漸蹈茲弊辨論經旨講說運氣非不贍博至臨證用藥僭然罔測良可歎也乃若仲景所集辭約而旨詳源遠而理貫如聚米以識地形之險易測影以見天時之昏曉雖庸夫孺子得而試之必不以術恢人此則仲景之功皇慶癸丑四月袁衷序

望而知之之謂神縮巧手於超然口耳之表以盡天下之能事醫和而上皆然後之世求切於

紙上而已況探微索隱者乎彼秦越人之爲醫能隔墻壁而徹視其人之肝鬲肺腑聯絡不到之處故其用力也不勞而無不療之疾疾數百種古之聖智悉爲之方風寒數十種亦錯糅其中而無專門名家之習故望之失也而聞問之失也而切世之爲醫者又無秦越人底裏洞見之眼目人之一身五運六氣爲之候風寒數十名有受病之處而病之來也無形於無形之中不足以察其隱微多方以爲之療扎瘥天閼相尋無涯而神聖工巧之技殫矣於是東都長沙

太守南陽張仲景起而憫之金匱玉函之外袎特爲傷寒一書著論二十二篇證外爲法三百九十七爲方一百一十二主問客答首擊尾應其書獨行宇宙人之司命者必由之由其法則生否則死近世朱肱以其書雅奧作通經者不悉解疲二十年之力撰爲南陽活人書九万一千三百六十八言可謂完且悉矣議者猶謂其書有源有委而方論或缺焉未免千通之一失遂令傷寒者流愈膠固迷惑卒莫知其次第之道從爲學者通患大名尚仲晁概然憤排府門

稽取長沙顛末而爲之書自其辨脉析證訪以
至於處方用藥咸按仲景成法區別陰陽條陳
幵下粲然綱舉目挈而無餘不使疾醫臨事有
意外蹉跌之積通作有功於仲景者耶抑吾聞
仲景爲是書也自以建安以來族餘二百口死
者三之二傷寒居之七以是知傷寒居百疾衆
證之右號爲難治千載而下往往惑之可不爲
大哀乎乃爲取仲景平生之痛以志于衷使覽
者自得焉他日有得是書而行于世自應與
病論同一濟世功用仲良勉之雖然張長沙作

偶然者其舉也以孝廉仲艮益勉之至大辛亥冬集賢待制承事郎長沙馮子振序

上都惠民司提點尙君仲艮編次傷寒紀玄妙用集十卷四十篇方法整密議論詳明有前醫所未發僕預覽焉迺述嘗聞君之說與其書之大旨爲敘於集端曰予少雅嗜醫客次錢唐從鄰人張信之游熱不以未脫絮之爲酷寒不以猶衣絺之爲單敗席之枕薄糜誑飢矻矻窮日夜心求口誦自本草靈樞下逮古今之經方論訣與其訓註悉裦而訂之必精析其宜及所索

其旨趣明辨其標本居三十年始粗通其要指紳君子歷試諸脈之難察疾之罕愈者遂見啓於時用爲者微以至遭遇得五品服而又提督學江浙亦云幸矣今百念已息惟活人之心弗怠也故取平生所用心於仲景金匱玉函活人明理等書輯而成集間附已見非覬於傳世姑備衞生朝夕之用不廢後學繙閱之勞且俟識者有以正之耳君之自言如此嗟乎賢矣世之醫者於倉卒小疾雖百療之百痊無足異也其或陰陽錯亂氣血乖離傳變差貣脈部隱伏非

灼乎其見則惑於疾之疑似非審乎其法則妄於意之處置以爲當損焉而不知不足也當補焉而不知有餘也視脈尺寸失弗治投藥腑腸誤弗嚱足脈生之而醫斃之也其重如是而庸陋之徒窃學者剽耳目無術者肆胸臆遂使聖賢之法不明方論之功莫究以人試焉而夭枉不幸者多矣君子於此所以必紀其支而妙其用也推君名書之目則君之心蓋欲使人廣而達之而求與之同諧乎其極也則夫讀是書者亦必存君之心知君之用功然後其醫無所不

雋矣庸可忽邪庸可忽邪至元二年龍集丙子

六月一日晉寧張翥書于廣陵寓齋

濟生拔粹方十九卷 元刊元印本

元杜思敬輯

醫之爲業切於用世而學士大夫目爲工攻賤不之省業其家者又或不能至到苟焉以自肥此醫道之晦而不弘也若乃發於論注開悟後學則安得不資於前人也素問述鍼刺仲景始方論今諸家所集浩繁孰能徧覽校試而果適用者固在乎明者之擇焉也昔嘗聞許文正公

語及近代醫術謂潔古之書醫中之王道服膺斯言未暇尋繹潔古者張元素也潔古其號也雲岐子璧其子也東垣李杲明之海藏王好古進之宗其道者也羅天益謙夫紹述其術者也皆有書行於世往年致政中書家居沁上因取而讀之大抵其言理勝不尚幸功圓融變化不滯一偶開闔抑揚所趣中會其要以扶護元氣爲主謂類王道良有以也於是擇其尤切用者節而錄之門分類析有論有方詳不至冗簡不至畧仍首鍼法以倣古制併及餘人之不戾而

同者以示取舍之公劉爲五帙帙其各書總名之曰濟生拔粹蓋不敢徇人言妄以諸家爲非尤不敢執已見誤以此書爲是自度行年八十有一目力心思不逮前日從事簡要庶於已便復思刻板廣傳嘉與羣人同茲開惠雖然醫不專於藥而舍藥無以全醫藥不必於方而舍方無以爲藥若夫學究天人洞識物理意之所會治法以之者將不屑於此是書也雖於大方之家無所發揮苟同余之志者亦未必無所補也

延祐二年十月初吉賓菴老人錫提杜思敬序

槧此元刊元印本每葉二十四行每行二十四字卷一鍼經節要卷二潔古雲岐鍼法卷三鍼經摘英卷四雲岐子脉法卷五潔古珍珠囊卷六醫學發明卷七脾胃論卷八潔古家珍卷九此事難知卷十醫壘元戎卷十一陰證畧例卷十二直傷寒保命集類要卷十四癍論萃英卷十五保嬰集卷十六蘭室祕藏節卷十七活法圓機卷十八衛生寶鑑卷十九雜方　四庫所未收也

類編南北經驗醫方大成十卷　元刊本

元文江孫允賢編纂

醫方集成一書四方尚之久矣蓋所謂濟生拔粹宣明論瑞竹堂張子和徐同知計方尤爲切要所不可遺本今得名醫選取奇方增入孫氏方中俾得通貫名曰醫方大成重新繡梓以廣其傳合衆流而歸一源使覽者便之不必求之他書可也明醫之士幸共鑒之

案是書　四庫不收附存其目此元刋本每葉二十八行每行二十四字有汪士鍾印白文方印閬原白文方印

東醫寶鑑二十三卷目錄二卷 高麗刊本

高麗御醫忠勤貞亮扈聖功臣崇祿大夫陽平

君臣許浚奉教撰

皕宋樓藏書志卷四十八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子部

天文算法類

新儀象法要三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蘇頌撰

寶祐四年丙辰歲會天萬年具注歷　舊鈔本

宋荊執禮等算造具注頒行

錢氏手跋曰寶祐會天厤予訪之　十年不可得今春聞吳門吳君錦峯有此書亟往假讀而

錦峯又令賢子錄其副見貽眞衰年快事也朱錫鬯跋引農家諺以元日立春爲百年罕遇予攷元世祖三十一年甲午歲正月一日立春見于周密癸辛雜識向九成輟耕錄兩書距宋理宗寶祐四年僅三十有八年耳夫元日立春猶之天正朔旦冬至也以古法十九年一章之率推之本非希覯之事日家不諳推步故有此諺未可信爲實然也分卦直日以坎離震兌各六爻主二十四氣及十一日一候皆出唐六衍術而宋因之元授時以後不立求卦氣七十二

候諸術今疇人子弟遂不知六日七分爲何語矣其書元鳥爲乳鳥垢爲遇恆爲常皆避宋諱若八日三日下注有大夫登云字當是禾乃登之譌嘉慶八年歲在昭陽大淵獻皋月甲午朔竹汀居士錢大昕書於紫陽書院之春風亭

李氏手跋曰宋術凡十八改其奉元占天淯祐會天四術史志並闕其法余撰司通天志曾爲補修各得一卷其會天術據宋史所稱玉術所分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九杪元史授時術議所載會天術積年一千一百三十五萬

六千一百五十七日法九千七百四十以日法斗分推其歲實以何承天彊弱率推其朔實又以秦九韶治術演紀大衍求一法覆攷之得會天歲實三百五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六朔實二十八萬七千六百二十八於是氣朔發斂始可步算歲壬戌與甘泉江鄭堂上舍同廁阮雲臺中丞求林節院談及曝書亭集所云寶祐會天書見藏吾郡吳君錦峯家越明年介家子仙孝廉向錦峯假觀錦峯令哲嗣伊人上舍鈔一本見貽卽先師錢詹事所跋者也以余補修會

天術推是年二十四氣六十四卦七十二候及
滅没等日辰時刻與是書彼此勘驗莫不符合
然後知余所補之不謬而是書之可寶也竹垞
言會天初名顯天及學士尤堉作序事並見玉
海可補宋史之漏畧惟玉海又稱序曰積年止
用一千一百餘萬日法止用五百五十八此積
年與元史同日法與元史異按日法五百五十
八於氣弱率爲十彊四弱推其朔餘得二百九
十六以萬萬乘之得五千三百四萬六千五百
九十四朔餘太弱不可以爲日法當是玉海誤

也至以元日立春爲百年難遇出於流俗本非

論吾鄉亦有夏至稀逢端午日百年難遇歲

朝春之語今年五月五日適得夏至然前此十

九年乾隆六十年乙卯亦端午夏至後此十九

年嘉慶十八年癸巳亦端午夏至即以元日立

春言之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三十五年丙子五

十四年乙卯雍正十二年甲寅乾隆三年戊午

十八年癸酉三十七年壬辰嘉慶十五年庚午

皆正月一日立春自康熙乙丑至今一百三十

年元日立春者八則非難遇可知竹坨不明於

推步故誤信四家諺耳吾友徐秋厓孝廉過訪
出此冊見示云其友人王雨樓文學博雅好古
喜收祕笈頃假蔡鐵耕明經藏本倩人影鈔以
余素嗜天文算學且亦有是書屬爲跋尾因書
所悉於朱檢討錢詹事之後而歸之嘉慶十有
九年歲在甲戌秋七月十日處暑中日在七星

元和李銳書於觀妙居

沈氏手跋曰王雨樓以宋寶祐會天書見示命
跋數語於後時余方校 宋秦九韶數書九章
其古術會積設問云云淳祐丙午十一月丙辰

朔初五日庚申冬至初九日甲子余以開禧術推之是年十一月壬辰朔二十四日乙卯冬至與秦書不合再推淳祐丁巳天正冬至置歲積七百八十四萬八千二百三十三滿氣薪率一千六百二十五去之餘一千一百零八為入蔀歲以蔀餘八萬八千六百八乘之得凡千八百一十七萬七千二百六十四滿紀率一百一萬四千去之不滿八十三萬三千六百六十四為氣骨如日法一萬六千九百而一得四十九為大餘不盡五千五百六十四為小餘其大餘數

起甲子算外癸丑即冬至日辰與會天書合又
推于本天正經朔進前歲積以歲率六百一十
七萬三千六百八乘之得四十八萬四千四百
四十億六千五百八十萬一千六百六十四爲
氣積滿朔率四十九萬九千六十七去之不滿
四十二萬三千一百一十爲閏骨以閏骨減氣
積餘四十八萬四千四百四十億六千五百三
十七萬八千五百五十四爲朔積滿紀法一百
一萬四千去之不滿四十一萬五百五十四如
日法一萬六千九百而一得二十四爲大餘不

盡四千九百五十四爲小餘其大餘數起甲子算外戊子即天正經朔日辰亦與會天書合則知會天術者迺本開禧術而稍增損者也并愈知秦書設問之任意而余校正之不謬也則此書洵可寶矣因錄一副本而以原本歸於兩樓

嘉慶二十年歲在乙亥六月廿三日沈欽裴書於松風閣

蔡氏手跋曰右宋寶祐會天書舊有竹垞翁跋語錢詹事辛楣李明經四香沈孝廉狎鷗又交第論之詳矣觀其分注月日吉凶宜其合採納

音建除手宿三家以及諸神所臨之分方九宮所易之位大略與今憲書相同惟會天有閏武行所臨政施惠等文蓋統之於天子而今則專頒諸臣民也京房卦氣郎顗父子得其學最精乾象全用此法大衍推六日七分取四正卦以定二十四氣七十二候宋時蓋猶仍之五百年來卦氣久置不用而今憲書尚總列六候於每月之前此時李氏月令之僅存者爾定朔之說始於劉焯李淳風始用之經朔有兩大無兩小三大兩小皆定朔也既用定朔則當用定氣既

用定冬至起算則餘二十三氣不當更用恆氣乃一行之議曰凡推日月軌漏交食依定氣注數依恆氣郭氏明知其失而終不以定氣注數者其意爲日行冬夏有盈縮恐有礙於閏法不得以此輕議授時也會天書是年四五月皆小九十十一月皆大是其用定朔也晝夜分一在春分前五日一在秋分前一日長至短至皆在夏至冬至前十七日是不但二十三氣并冬至亦不依定氣矣歲陰歲後二京辰也太初元年歲名焉逢攝提格蓋史公以太陰紀歲而班氏

言太歲在子寶祐四年太歲在丙辰則太陰當在午而今云在寅此不可解余與輿地沿革形勢頗有貫通而推步之學求之終不可得葢未明於算數玆老矣有媿於李沈二君也王子雨樓好古之士意在博徵所見故從其請綴余之所知者歸之嘉慶二十五年涂月癸未朔蔡復午佺蘭甫跋

陳氏手跋曰竊惟推步日躔其要有三一曰測歲實以定平行二曰測高卑盈縮以推定氣三曰測出入南北以推晝夜永短曚景刻分及昏

旦五更時刻今者宋譚玉會天術史闕有閒未獲睹其全仝椒金嵎谷孝廉精於推步能用今法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朔閏以及其三日食既者著有成書余畏友也亦益友也一日以其所藏宋理宗寶祐四年民用會天書一本見示夫須發民用之書則是鴛鴦繡出未可得其金鍼也況有國初及嘉慶以來諸名人賞識焉先爲之跋余自顧淺陋何敢更贅一詞雖然嵎谷雅意不可負也披而讀之略見其本氣定朔七十二候六十卦氣及滅沒等事益悉仍其本

朝之舊惟其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在夏至前十六日晝四十刻夜六十刻在冬至前十六日則不可解夫日北至則晝極永夜極短日北至故夏至日南至則晝極短夜極永日南至故冬至萬古皆然何獨至有宋理宗時而極永極短各在二至前十六日乎觀佇蘭跋語以謂寶祐四年丁酉日定冬至癸丑日平冬至則甚非也自春秋以來至自今以後二千餘年上下五千年間平冬至恆與定冬至同日當宋理宗時平冬至定冬至之差不及半刻尤必同日可知卽不

同日亦萬古無差至十六日之遠也且二十四氣所以有平定之分者以有均數加減爲之進退故平行當日南至之時爲平冬至實行當日南至之時爲定冬至非謂太陽過最卑之日爲定冬至也凡日南至之日晝必極短夜必極長若之何可不與冬至同日佇蘭可因此而遽定爲平冬至乎其晝夜分一在春分前五日一在秋分前一日亦不可解益有明一代亦有平氣定朔余嘗見嘉靖年間大統書一本通本不注晝夜刻分獨於春分後二日秋分前二日各注

晝夜平三字則是矣晝夜分必在春分後無在前者最大盈縮差止二度有奇故止差二日必無五日之多也今佇蘭知歲陰在歲后二辰而引史班言太初元年爲證謂丙辰年當在午不解其在寅則請爲佇蘭解之以布故言辰前午後以左旋言辰前寅後歲陰者后妃星也凡恆星於初昏始見時皆逐日自東漸差而西一歲一周卽左旋也左旋則辰年在寅無疑矣史公天官書於仰觀俯視左旋右旋全未辨別明晰語多與天適相反班氏以下惟知順之自唐李

淆風俗一、行始稍稍辨正故史班所言多與唐史宋元明迥乎不同不可引以爲證天象昭彰有目共覩累朝或有微差必無大故紛紜衆說當惟其是者是從甚不必薄今愛古也嶰谷博通今古必有超越前人之卓識拙既承雅愛謹就意見所及舉此二端知多未當還祈嶰谷正之道光壬寅重九日烏程陳杰靜菴氏書於已日乃孚之齋

湖州雨樓廣文余丙子同年王海濤之弟也收藏古書最富道光壬寅余客歸安時相過訪出

鈔本朱竇祐四年丙辰會天厤見示常州汪叔
明茂才竝手鈔副本見贈後有竹垞竹汀四香
狎漚竹蘭諸君子跋朱錢於推步無所發明惟
四香謂譚玉會天術史志竝闕補訂其斗分日
注歲實朔策可謂用心之勤沈謂會天術本開
禧術稍爲增損蔡謂用定朔定氣語多含糊未
能實指其誤時烏程陳靜菴助教深於推步余
出副本示之靜菴乃指其晝夜長短在二至前
後十六日之謬余歸竝攜以示廣陵羅若香吾
邑江雲樵兩君時若香遠游未之見雲樵謂靜

菴所跋盡發其覆矣癸卯余游錢塘將以原本反爾樓後取而讀之竊思宋人善言理學測驗多疎橫渠天與日月五星俱左旋之說後人震其名而不敢非之赫法十八變終不能合天况實祐微弱之秋譚玉李德林爭訟抵牾之術乎然晝夜永短極於二至無人不知何至差至候以外自寶祐後推步之術日精一日因取元授時明天統　本朝時憲各法參互攷之寶祐丙辰距授時至元辛巳元積二十五年距大統洪武甲子元積一百二十六年距時憲法康熙甲

子元四百二十八年距時滋後法雍正癸卯元
積四百六十七年以各法推寶祐丙辰夏至皆
得庚戌未時冬至皆得癸丑卯時是本夏至庚
戌陰爛無時刻冬至在癸丑卯正初刻蓋授時
時憲皆據燕京爲里差之元得卯三刻宋都臨
安如今杭州府偏東加分一十四分四十六杪
即卯正初刻矣蓋會天術日法九千七百四十
歲實三百五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六以日法
除歲實得大餘三百六十五日小餘九千七百
四十分之二千三百六十六以萬分通之小餘

二千四百二十九分比授時大統多四分比時憲前法多八分後法少六分根數所差無多故能吻合至於日行黃道春秋分在黃赤交道故晝夜平分冬至在赤道南大距故晝極短夏至在赤道北大距故晝極長其漸短漸長皆有等差故夏至前後芒種同于小暑冬至前後小寒同于大雪今是本所注晝極長六十刻前距五十九刻十五日後距五十九刻三十四日所注晝極短四十刻前距四十一刻十四日後距四十一刻三十四日太陽有此前後不齊之行度

乎晝極長極短不在二至本日之謬也細考之晝極長刻在十一頁之陰末行而夏至在十二頁之陰末行晝極短在二十三頁之陽第四行而冬至在二十四頁之陽第四行此蓋鈔胥之誤未必當日頒行之書如是也自雕板盛行古書益無善本今廿二史之麻志南北監所刻無人能校因陋就簡動成笑端難購之書互借傳鈔尤多譌誤有藏書之癖者往往以古書爲可貴而眞贗不分其或專爲古人護短此皆成見之未化也昔賢以校誤書爲一適謂思之不得

不必讀書兩樓廣文藏書而又能讀書者也敢以臆度之言就正焉全椒愚弟金望欣拜識於錢塘官舍

六經天文編二卷 元刊元印本

宋浚儀王應麟伯厚甫撰

田畝比類乘除捷法二卷算法通變本末一卷乘除通變算寶一卷算法取用本末一卷續古摘奇算法一卷 汲古閣影元本

元錢唐楊輝集 算法取用本末 錢唐楊輝史仲榮編集

楊輝序

孳經室外集楊氏算法三卷宋楊輝撰輝錢塘人是書成於德祐閒於古算經若五曹張邱建諸家多疏通而證明之如張邱建云不患乘除爲難而患分子母爲難則云分子母有二本不爲難較其多寡者則用課分均不齊之數者則用平分斤連銖兩匹帶尺寸非乘分除分不能治之又於五曹算經亦多正其誤答之處與秦九韶數學九章並爲習算術者之所宜究心也案是書每葉二十二行行二十五字卷中有毛

晉私印子晉汲古主人朱文三方印仲雍故國人家子孫寶之朱文二方印趙文敏公書卷末云吾家業儒辛勤置書以遺子孫其志何如後人不讀將至于鬻賣其家聲不如禽犢若歸他室當念斯言取非其有無寧舍旃五十六字朱文大方印毛扆之印斧季朱文二方印毛晉二字連珠方印汲古祕本書目所謂精抄之書每本有費四兩之外者此類是也

七政推步七卷　文瀾閣傳抄本

明貝琳撰

自序

聖壽萬年歷八卷律歷融通四卷附錄一卷 文淵閣傳抄本

明鄭王世子朱載堉撰

自跋

古今律歷考七十二卷 明刊本

明陝西副憲安肅邢雲路輯

序

崇禎歷書一百卷 明刊本

明欽差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協理詹事府

事加俸一級徐光啟奉勑督修

測圓海鏡分類釋術十卷 明刊本

明顧應祥撰

自序 嘉靖庚戌

弧矢算術一卷 明刊本

明顧應祥撰

自序

全史日至源流三十三卷 稿本

國朝許伯政撰

自序

革象新書五卷　鈔本

元趙友欽撰

革象司天之書也鄱陽趙緣督先生所纂先生名友欽字子恭其先於宋有屬籍其學長於律法算數而天官星家之術尤精讀其書可見也其書有推步立成等篇皆載占驗之例而革象者測天地日月五星四時之故歷象之制俱在焉然其爲言涉於蕪冗鄙陋反若昧其旨意之所在予因爲之纂次削其支離證其僞舛釐其次第挈其要領于是辭益簡而旨加明矣夫司

天之學儒者之所宜務而世顧置之不講何哉有志於斯者即是言求之精微之奧從可得而知也王褘序

革象新書者趙緣督先生之所著也先生鄱陽人隱遁自晦不知其名若字或曰名敬字子恭或曰友欽其名弗能詳也故世因其自號稱之爲緣督先生先生宋宗室之子習天官遁甲鈐式諸書欲以事功自奮一日坐芝山酒肆中逢丈夫脩髯方瞳索酒酬飲先生異而問之相與談玄者頗久且曰汝來何遲也于是出囊中之

書七返丹書遺之臨別先生問其姓名曰我扶風石得之也得之蓋世傳杏林仙人云先生自是視世事若漠然不經意閒往來海上獨居十年註周易數萬言時人無有知者唯傳文懿公立極獨畏敬之以爲發前人所未言先生復即棄去乘青騾從以小蒼頭往來衢婺山水間人不見其有所齎旅中之費未嘗有乏絕竟不知爲何術倦游而休泊然坐亡遂葬于衢之龍游雞鳴山原有朱邨德明者龍游人也久從先生游得其星歷之學因獲受是書而嗶亦以占天

名家畢既沒其門人同里章濬深懼泯滅無傳亟正其舛誤今文梓而來徵濂爲之序濂聞天官之說歷代所少必微有刻同益欲隨時考驗以合于天運而已自唐涉宋其法寖精至元爲尤密耶律文正王楚材以金大明歷後天乃損節氣之分減周天之杪去交終之率治月轉之餘以至兩曜五行後先出沒皆有以研窮之而正其失且以西域與中國地里相去之遠立爲里差以增損之可謂無餘憾者矣已而許文正公衡王文肅公恂太史令郭公守敬復與南北

日官陳鼎臣鄧元麟等編修歷代歷法重測日
月星行消息遲速之變酌取中數以爲歷本即
所定授時歷歷經歷議二書獨存可攷證勿誣
也君子謂當世所推步者皆二三大儒會其精
神傳其見聞備其儀像而後能造其精微今先
生値文書有禁之時又獨處大江之南且無所
謂觀天之器其所著書往往與諸公脗合而無
聞者雖絕倫之說有以致之試以人心之理本
同固皆相符而無南北之異也抑余聞西域遠
在萬里之外元旣取其國有札馬魯丁者獻萬

年歷其測候之法但用十二宮而分為三百六十度至于二十八宿次舍之說皆若所不聞及推日月之薄蝕頗與中國合者亦以理之同故也嗚呼四海內外凡圓顱方趾之民其心皆同其理皆不殊也豈特占天之事為獨然哉先生之易已亡于兵火所著兵家言暨神仙方技之言亦不存其所存者僅止此而已當與歷經並行無疑濂故特敘先生之事於篇首使讀者知先生之學通乎天人庶幾相與謹其傳焉宋濂

序

重刻革象新書二卷　明初刊本　徐興公舊藏

元趙友欽撰

徐氏手跋曰宋學士作革象新書序曰趙緣督先生著也先生鄱陽人隱遯自晦不知其名若字或曰名敬字子恭或曰友欽其名弗能詳也王待制予充校正其書序曰先生名友其字子公其先於宋爲屬籍云予家蓄是書久矣輒因二公之言而疑先生之名字近見一雜書先生名友欽字敬夫饒之德興人則知名敬字子恭及子公者皆非也右見吳郡都卬三餘贅筆卬

弘正間隱君子稱博雅云崇禎甲戌季夏之望

徐興公識

許讚序　正德十五年

岳正跋

數書九章十八卷　舊鈔本　焦里堂舊藏

宋魯郡秦九韶撰

案　四庫全書著錄本係從永樂大典錄出者

此則原本也

周教六藝數實成之學士大夫所從來尚矣其

用本太虛生一而周流無窮大則可以通神明

順性命小則可以經世務類萬物詎容以淺近
窺哉若昔推策以迎日定律而知氣髀矩濬川
土圭度晷天地之大冈焉而不能外況其間總
總者乎爰自河圖洛書闡發祕奧八卦九疇錯
綜精微極而至於大衍皇極之用而人事之變
無不該鬼神之情莫能隱矣聖人神之言而遺
其粗常人昧之由而莫之覺要其歸則數與道
非二本也漢去古未遠有張蒼許商乘馬延年
耿壽昌鄭元張衡劉洪之倫或明天道而法傳
於後或計功策而效驗于時後世學者自高鄙

不之講此學殆絕惟治歷疇人能爲乘除而弗通於開方衍變若官府會事則官史一二綮之算家位置素所不識上之人亦委而聽焉持算者惟若人則鄙之也宜矣嗚呼樂有制氏僅記鏗鏘而謂與天地同和者止於是可乎今數術之書尚三十餘家天象歷度謂之綴術太乙壬甲謂之三式皆曰內算言其祕也九章所載即周官九數繫於方圓者爲重術皆曰外算對內不言外也其用相通不可歧二獨大衍法不載九章未有能推之者歷家演法頗用之以爲方

程者誤也且天下之事多矣古之人先事而計
計定而行仰觀俯察人謀鬼謀無所不用其謹
是以不愆於成載籍章章可覆也後世與事造
始鮮能攷度浸浸乎天紀人事之廢缺矣可不
求其故哉九韶愚陋不閑於藝然早歲侍親中
都因得訪習于太史又嘗從隱君子受數學際
時敵患歷歲遥塞不自意全於矢石間嘗險罹
憂荏苒十禩心槁氣落信知夫物莫不有數也
乃肆意其間旁諏方能探索杳渺粗若有得焉
所謂通神明順性命固膚末於見若其小者竊

嘗設爲問答以擬於用積多而惜其弃因取八十一題釐爲九類立術具草間以圖發之恐或可備博學多識君子之餘覩曲藝可遂也願進之於道儻曰藝成而下是惟疇人府史流也烏足盡天下之用亦無譬焉時淳祐七年九月魯郡秦九韶敘